

美国梦更遥远了

如果说，马丁·路德·金在57年前还能有梦想的话，那么在今天的美国，这样的美国梦更加遥远了。

8月28日，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聚集到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为黑人争取平等与生存的权利。57年前同一天同一个地方，1963年8月28日，25万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种民众同样在这里聚会，也是为黑人争取权利，马丁·路德·金在集会上作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57年过去了，金被刺杀了，梦想也更加遥不可及。

从两次集会的主题就可以看出，美国梦变得越来越无奈。57年前主题是“争取就业和自由”，今年的主题是“把你的膝盖从我们的脖子上移开”，57年历史长河流过，黑人的处境实际上更加困难了。当年要求的是生活的自由，如今诉求的仅仅是最起码的生存——不要杀了黑人，一个更加初级、基本的权利。

种族歧视与种族矛盾、种族撕裂，57年间在美国不仅没有改善，实质上是更加变本加厉了。57年前，经过了二战、又在享受了巨大战后红利的美国，种族歧视的改变、种族矛盾的缓解，在美国民众的心目中还存在着希望和期盼，特别是二战许多黑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增加了取消种族歧视的可能。也因此，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民权领袖，还能在林肯纪念堂前表达《我有一个梦想》：“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

金说，他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丘上，从前奴隶的儿子和从前奴隶主的儿子会像兄弟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有一天人们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真诚愿景，也是一个国家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但是在美国，这显然只是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之后不久，金就被种族主义分子刺杀了。57年后，黑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更加困难了。

今年5月25日，黑人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白人警

察跪杀，人们都认为，这仅仅是因为弗洛伊德是黑人。8月23日，在威斯康星小城基诺沙，手无寸铁的黑人布莱克，被白人警察从背后连开七枪，至今生命垂危。今年3月，黑人女子布雷纳·泰勒在家中睡觉时被搜捕毒贩的警察闯入枪杀，涉事三名警察都没有被起诉。有更多的黑人在不同的地方，被白人警察枪杀、被白人枪杀。

更大的区别还在于，当年发生种族主义枪杀事件时，美国领导人好歹还会出来表示一下难辨真假的谴责，声称要依法惩处云云。57年后的美国，领导人似乎对此已无甚兴趣，反复强调或者口口声声要做的，是制止由此带来的骚乱。最典型的场景之一，是17岁的白人少年接连枪杀两名黑人、打伤一名黑人后，一旁目睹此情此景的白人警察，居然微笑着挥挥手放走了凶手。

《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此次华盛顿大游行正好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两者在面对大规模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时态度截然相反，共和党大会对于黑人受害者们都是一带而过，反而指责美国城市因为抗议而“失控”。

57年前，马丁·路德·金还可以诉说《我有一个梦想》；57年后，集会人群挣扎着喊出的是最无奈的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

马丁·路德·金12岁的孙女尤兰达·金在8月28日说，祖父当年争取的是民权和平等，她这一代人将结束枪支暴力、警察暴行、系统性种族主义，“我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从“我有一个梦想”，到“我不能呼吸”，林肯纪念馆见证——先贤们曾经的美国梦想，距离更远了。🇺🇸